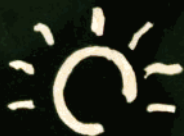




赵德发自选集

我知道你不知道

Z H A O D E F A
Z I X U A N J I



山东文艺出版社



我知道你不知道

山东文艺出版社



赵德发自选集

我知道你不知道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25印张 2插页 445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9—1533—6

I·1332 定价 25.60元

赵德发，1955年生，山东高密南县人。当过农民、教师、干部，199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作家班。现任山东省日照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已出版长篇小说《继续与决绝》，发表中短篇小说百多万字。多篇作品被转载，获省级以上文学奖十余次，重要刊物《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作家》中篇小说奖等。1994年被山东省委宣传部授予“全省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

自序

首先我要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国桢明社长、刘江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有关人员，因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将我迄今为止创作的绝大部分小说结集出版捧到读者朋友面前。

《我知道你不知道》。用这个题目作短篇小说卷的书名，有点吊读者胃口的意思，但又不全是。

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多如恒沙的事情。对于人们来说，这些事情有的是“我知道你不知道”，有的则是“你知道我不知道”。这种信息传递链条尚未接通的状态，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千姿百态，或直接作为原因导致新的种种结果。尤其是当那些与集体有关被称为“秘密”的东西和那些与个人有关被称为“隐私”的东西让某些人掌握后，更会为这个大千世界增添许多耐人寻味的风景。我清楚地记得机关里某些

我知道你不知道

人在小范围内听了一个文件的传达，或得知了一件不能让公众广泛知道的事情之后的神态，那份亢奋、骄矜、优越，那份神秘兮兮，让人颇多感慨。至于得知了别人隐私，那种心理更是有意思得多。一件事情“我知道你不知道”却又秘而不宣，是一些人追求的人生快乐境界之一。发现了这一点，我的笔下便有了《我知道你不知道》这篇小说。

写作，其实也要处于一种“我知道你不知道”的状态。试想，如果我写的故事、我表达的情感、我谈论的对于社会人生的认识也是你早早了解、体验的，那你还有读我的文章的必要吗？写“自己熟悉的、别人陌生的”，已是许多作家的成功经验。就接受美学来说，这叫作“陌生化原则”。

除了极个别作家声称写的东西只给自己看，一件文学作品从酝酿的那一时刻开始，便指向了接受者也就是读者。这种指向一旦确立，那么作家所作的事情就是“我知道”了还想让“你也知道”。这里面既有信息的传递，又有心灵的沟通；既有情绪的安装，又有认识的认同。凡此种种，恰好构成了文学的魅力。

受着这份魅力的引诱，我从二十四岁起就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所使用的形式开始是短篇小说。我想告诉人们在我的家乡沂蒙山区所发生的一个个故事。从1984年第一个短篇发表，到1990年，我发表了十多篇。现在看来这些作品都浅薄了一点，因此在这个集子里只选列在前面的《秋水》至《金鬃》共7篇，让大家了解一下我那时的创作状态。

1988年至1990年在山东大学作家班的读书生活，是让我成为一名作家的关键性两年。日复一日的苦读，双脚不知不觉被书本垫高，让我在回首家乡时看到了更广大更深远的时空之下的人文景观。于是我一改往日的目光与口吻，用短篇的形式

向大家讲了许多沂蒙山的故事。

首先是这儿的往昔生活给了我空前的写作激情，1990年《通腿儿》问世，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赞誉，也让我坚定了终生从文的决心。接着，这个系列的十来个短篇，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生我养我的那方水土过去的样子。这个集子中，收入的《通腿儿》、《南湖旧事》、《蚂蚁爪子》、《樱桃小嘴》、《匪事二题》等，就是这批作品中有代表性的几篇。

不光讲述沂蒙山的过去，我还想告诉人们她的现在。想大家读了《窖》、《艾艾》、《坠子》、《逃个姓金的进村委》等，大概会看到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1991年，我从山大毕业后去日照市工作。那是个海滨小城，我面对的大海和渔船让我了解了人类的另一种生存方式。那种新奇曾让我激动不已，还促使我主动要求到一个大型养虾场挂职半年。然而，海里与海边的一切是那么地博杂、深幽，就像我永远不可能知道波涛掩盖着的大海深处是何种面貌一样。我知道了这里的一些事情，想讲给别人听，可是却讲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我想过多次终于想明白了：生为山里人后裔的血质，决定了我不能讲好大海的故事。写作时的心态就是最好的说明：我写土地时心中是那么地踏实沉稳，而一写海就感到心虚感到隐隐的慌乱，尽管我掌握了许多生动准确的细节也是如此。你读过《小镇与眺海人》、《海悼》、《冰障·鬼潮》，就会看到我的这种尴尬。我想我以后不会轻易地向你绕舌讲海了。

最后，我想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本书中的另外两个短篇：《闲肉》和《到台风眼去》。《闲肉》写了一段我十分熟悉的生活，借一个有趣的故事写脑力劳动者从体力劳动阶层中剥离的艰难。《到台风眼去》则写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身处平庸却

又不甘心平庸，不甘心平庸却又不得不平庸下去，这大概是我们大家普遍的心态与处境。

作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他知道了让别人也知道只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他应该明白，这世界上更多的事情是别人知道了他却不知道，他也企盼着别人告诉他这世界的种种奇妙和对这世界的种种理解。我写作这么多年，就得到过许许多多朋友的启发与指点。我时常想，如果要总结归纳世上乐事的话，那么这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之一。谢谢。

1997.8.30

1

自序

1

秋水

16

好汉屯的四条汉子

29

奇女村的四位女子

42

人物速写四幅

52

鹰猎

67

混沌

79

金鬃

87

通腿儿

105

那个夏天

121

南湖旧事

137

偷你一片裤子

155

断碑

165

残片

183

蚂蚁爪子

204

樱桃小嘴

221

共枕

238

闲肉

259

盼望地震

265

小镇与眺海人

275

仙子

279

到台风眼去

290

艾艾

314

叶子的太阳

329

好 事

345

实心笛子

360

最后的春天

370

报复之夜

380

老姑送我红腰带

387

匪事二题

401

杰 作

414

窟

452

花儿叶儿

466

坠 子

478

我知道你不知道

492

那天凌晨有流星雨

509

雨中的铁盒

518

鬼皮·血债

530

琴 声

544

海 悼

562

冰障·鬼潮

582

我来呼你

594

选个姓金的进村委

秋 水

秋天的太阳是幸运的。夜间，秋神悄悄地把天宫打扫干净，连一丝绊脚的云彩也没有，而后传个暗号，太阳便兴奋得满面红光，从东南方的天边跳出来了。

这是一片平原。一方方的庄稼，地瓜秧绿，稻穗儿黄，染出了秋天特有的色调；村子，左一个，右一个，都笼罩着一抹乳白色的炊烟；而一条条田间道路，也一改春夏两季整天泥泞的旧模样，变得又硬又平，现在正静静地躺在那儿接受晨曦的爱抚。

扑扑扑扑，拖着长长的身影，一个老汉走来了。

老汉有六十多岁年纪，背高高凸起，脸黑而粗糙。他扛着一根长竹竿，前面挂着个半月形网子，后面背着个竹筐。那根竹竿，穿过筐系仍然向后延伸着，梢端离老汉有十几步远，随

着老汉的脚步，在大幅度地上下忽扇着。

路，向南岔，向东折，再向南拐。前边，一条河弯弯曲曲地卧在那里。

老汉紧走一阵，来到了河边。他放下负载的东西，一边喘息着，一边把手伸进油渍麻花的褂领，抚摩着被压疼的肩膀。

河里，水流已经很细了，只在河道拐弯的地方有一个的大水汪。阳光照过来，水面上金灿灿的。水边，野草大多开始枯黄，偶尔有几丛正开花的芦苇在晨风中摇摆着。

老汉拿手打着眼罩，向河下游望去，那是一片大水。静静的水面上，雾气悠悠地飘着。透过雾气，隐隐约约能看得见那座拦河大坝。

老汉走到水边，把裤筒提一提，蹲下了身。水底，这儿黑黄黑黄的一堆，那儿黑黄黑黄的一堆。他往其中的一堆上一伸胳膊，一个拳头大的东西便摆在了手中，那是个胖胖的癞蛤蟆。

老汉微微笑着，把它放在面前：“还认识俺不？嗯？”

那小东西抬眼瞅了瞅，打量着这个从几百里路远的北乡里来的老头子。

它似乎认识。

它也应该认识。

自然界的小生灵千千万万，癞蛤蟆是最丑的一个。可是不知在几百年前，温泉村人却从它身上找到了生财之道：挤它眼眶上疙瘩里的酥油去卖钱。那东西叫“蟾酥”，有解毒、消肿、强心、止痛之功，是一味名贵中药，价钱高得很。于是，这里的人便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了。每年秋天过了“白露”，男人们便将庄稼活扔给女人，扛着网杆，挑着竹筐，或上河北、辽宁，或去安徽、江苏，一走两个多月，直到水里有冰碴儿的时候回来。两个月中，他们一人不知要跑多少路程，

冒多少风寒，不知要下多少次水，捉几万个蛤蟆，才能弄到几斤蟾酥。活虽苦，但为了几个钱，温泉村人是舍不得这一行的。几百年下去了，这儿的蟾酥越来越有名气，据说就连日本的药志上，也注着蟾酥的产地是中国山东温泉村呢。

王青家几辈人也是干这行。他十岁就给爹当帮手，十五岁上爹死了，他便自己扛着网出远门。日子过得倒也不赖，但就是讨不上媳妇。他丑呵：腰，过早地扛网杆累弯了；脸，又黑又长满疙瘩。不知是谁缺德，说他人长得像蛤蟆，又是跟那东西打交道，就给他送了个外号“蛤蟆王”。这一来，他越想娶媳妇越没门儿了。他三十岁上娘死了，家道愈加衰微，从此更凉了心。以后，每年秋天，他在队长分派下到外地拿蛤蟆酥，回来后又在队里埋头干农活，就像只每年一度南北飞的孤雁，默默地打发着余生。

年复一年，他终于老了。村里分了责任田，他侍弄了几年，而今已是送粪推不动车子，耕地撵不上牛了。但是每年秋天，他还要把家门一锁，出外打一趟蟾酥。今年他刚要出门，村支书找到他：“老王叔，今年别再去了，大队决定让你吃五保了！”“五保？”老汉愣了。他低头寻思半天，然后说：“也行。不过，俺今年还想再干一趟，回来就吃。”支书答应了。于是，他背上网子，又来到了这苏北平原，来到这绣针河边。

这儿，他是每年都来的。偌大一块平原，只有这儿的水深。每到秋凉，那些田里、村里的蛤蟆便呼儿携女，循着水气爬呵，爬呵，一群群投入这水中，在水中抱成团，恬静地睡完漫长的冬天。围着这片大水，老汉每次都要转上十天半月，直到把能捞到的蛤蟆都捞上来挤了酥以后才离开。这儿曾给了老汉多少希冀，多少快乐！

他站起身，开始捞蛤蟆了。他吃力地举起网杆，瞅准有蛤

蟆的地方一投。等网子沉入水底，他弓下腰，像一匹单峰骆驼，慢慢地拽呀，拽呀，半网蛤蟆露出了水，倒进了筐里。来回几趟，竹筐要满了，他在右手拇指上套上个铜指甲，便坐下挤起酥来。摸过一个蛤蟆，用铜指甲把它眼眶上的疙瘩一挤，那酥就一下子流出来，落到下面的盆里像一滴奶油。两眼边疙瘩都挤完了，他顺手朝水里一扔：“回去睡吧，小东西！”那小东西落到水中，又慢慢爬呀，游呀，又和别的蛤蟆抱成团，继续着它们的长梦。

一筐蛤蟆挤完了，他手扶膝盖吃力地站起，然后用拳头捶着隐隐作疼的腰眼。

太阳升高了，河两岸地里的人也多了起来，老汉埋头继续干着。

突然，一阵女人的歌唱传到他的耳边：

姐在那南园提蒜苔
忽听那才郎走进来……

哦，河北岸，一个姑娘边割稻子边唱。离他不远的另一块地里，一个小伙儿正站在那儿，眼里火煎煎的。

多熟的苏北小调儿。咦，怎么不唱最后一句啦？

老不正经！老汉骂起自己来。

可是，这首苏北小调却开始响在他的心头，一遍一遍，是那么固执。

他把手伸进夹袄里摸了几把，眯缝起老眼，向淡雾氤氲的河下游望去。

四十年前的一个秋天，他也是在这条河里打酥。刚干两天，突然阴雨绵绵，下个没完，他只好整天蹲在平柳镇的一家

客店里。开店的男人到外地做买卖去了，家中只剩下母女俩。雨天赶路的少，店里就住了王青和另一个中年汉子。那汉子是邳县人，想去淮阴治烂骨头病（骨髓炎），但刚到这儿，腿上瘰疬化脓，怎么也走不动了，整天在铺上疼得喊娘。开店的老女人见他脏，就板着面孔连连催他走。王青说：“这样的雨天，你叫他上哪？”“你看这被子成了脓包，怎么再给别人盖？”“被子？俺买了！”他当场掏给老太太几块大洋。老太太的女儿在旁边见了，拿眼直打量王青。

那中年汉子病得很厉害，大腿上烂了个窟窿，白刷刷挑出骨刺来。但王青不管这些，他把伤口擦洗干净，照老人传下的验方，把蟾酥用水化开，一天三时给他滴，把那汉子感动得直叫他好兄弟。

就在这时，店主的闺女桂香看上王青了。瞅瞅娘不在，她常把王青叫到自己屋里说话。她说王青心眼真好。王青呢，二十好几的人了，第一次遇上这么个姑娘瞧得起自己，更是欢喜万分。

一天下午，他俩又在一起闲聊。王青向姑娘讲自己的家乡，拉那里的山、那里的人，最后说得高兴了，竟眉飞色舞地唱起了家乡小曲《看姑娘》：

东庄有个大姑娘，
模样长得实在强。
卖糖的看花迷了眼，
拿着那白碱当了冰糖，
他还是看姑娘。
东庄有个大姑娘，
模样长得实在强。

我知道你不知道